

幽默的品格
——读徐鹏飞的漫画

贺 绚

在徐鹏飞绘制的漫画里，最多感受到的就是他的幽默。以林语堂所言“最上乘的幽默，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”来形容徐鹏飞的漫画，再合适不过。

“幽默最富于感情”，林语堂对于幽默的解读宜古宜今。丰子恺亦认为“艺术的主要原则之一，是用感觉领受”。这上乘的幽默精神都来自于作者的人生境界、文化修为与世事练达，来源于作者对人性高光的洞察与对人生百态背光处的洞悉。不论是社会问题、国家大事还是锅碗瓢盆、身边小事，一幅漫画就是一个故事，也是一个冷暖人生；抑或是一个梦想，一颗赤子之心、一段爱情佳话。在徐鹏飞的笔下，习以为常的生活里往往充满了无限的乐趣和遐思。从一件极小的视点切入，从普通的身边日常来做文章，作者在主体和客体之间身份变换游刃有余，意味高明。

徐鹏飞的漫画多为时事讽刺和生活幽默，也有不少的新闻插图创作。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他创作的《在六届冬运会的日子》就斩获了全国好新闻漫画一等奖。在他众多的讽刺漫画里，不论是国内外时政，还是面对各种社会现象，他的机锋棒喝总是切中要害、入木三分，却又蕴讽刺于幽默与诙谐之中，旷达睿智，令人久久难忘。如2000年创作的《向背图》，貌似认罪鞠躬的日本右翼实际上是背朝大地、仰脸朝天，十分倨傲——这里的“向背”也恰如其分地暗喻了全世界人民的人心向背。“漫画是画思想，但最终还是落在幽默上”。徐鹏飞的作品构思巧妙，表达精准，诙谐之余，意义深刻，寓讽刺于幽默，于幽默见精神。

徐鹏飞长于幽默，而他的幽默是用真感情温润出来的，是浪漫主义的。都说幽默来源于生活，在徐鹏飞的作品里，我们会觉得，幽默还来源于浪漫。有人曾评论他的幽默是“徐氏幽默”，高蹈轻扬，想象力爆棚，是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，总能让人对世间的一切美好有更加坚定的信仰和追求。片片落英，蕴含着人间的情味，只可意会，美不胜收。在入选比利时国际漫画节的《科学与神话》里，男神为女神细细地梳理秀发，女神闭目闲适羞涩温婉，如同普通人都曾有的小确幸；与之产生视觉对比的，是画面一角乌云下的小确幸，被男神化为电吹风的电能来为女神美发——这天地间的一切力量都可以化为美好的生活。这样浪漫主义的奇思妙想，不仅是在赞美科学的力量，还把美的感染力发挥到了极致，因为铺满纸上的，是天堂一般的神圣和至真至纯的浪漫。

徐鹏飞多次谈到，漫画是艺术，要体现艺术的“美”。对于讽刺类漫画形象，他多用喻讽，而非苛责或直接丑化。他的讽刺类漫画更加凸显“与人为善”“以人为本”，向真、向善、向美，具有真挚朴素的人文情怀，也更具有寓教化的本位漫画的社会责任。如同早在1983年获得第6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的《捉意见》，故事的冲突并未以争吵来解决，也没有丑化反面角色，而是通过买酒人用笔把酒字上三点水的偏旁加重加大、重新改写酒字，来批评掺水造假之事——这样提意见的方式巧妙智慧。1994年获得第16届日本读卖国际漫画大赛近藤藤日出造奖的《偷生》，堪为国际漫坛著名的黑色幽默，在战争与人性的对弈上，以“人”的视角俯视战争价值的虚无。若没有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和以人为本的大胸襟，何能如此？

徐鹏飞一路走来，几乎穷尽了“本位”漫画的每一个领域，从讽刺漫画到哲理漫画，从叙事性漫画到“去情节”的艺术漫画。他在中国漫画发展历程中创造了新高度，创作灵感与妙思总是令人叹为观止。近日，幸得徐鹏飞水墨漫画的画集，才得知其耕耘水墨漫画十几年来已集腋成裘，以漫画思维融入水墨创作，借鉴中国传统宋元写意笔法，以文人画家的洒脱笔墨又开新时期漫画新篇。

在漫画进入中国的100年来，“民族化”和“大众化”一直为几代中国漫画家所关注。“民族化”就是要有中国的味道，“大众化”就是要让老百姓看得懂。徐鹏飞的水墨漫画里，传统的中国绘画形式丝毫没有掩盖他独特的幽默气质，反而令水墨漫画具有了更加鲜明的时代特性。徐鹏飞笔下的钟馗，亦可显见他借这位中国百姓熟知且喜爱的正义形象，以漫画之笔激浊扬清、歌颂真善美的用意。

徐鹏飞从事漫画创作40余年，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蜚声海内外。为求勘误，我曾试图向徐鹏飞了解核准其获奖经历。他在约略回忆后便风趣地说，“不能把奖看得太重，因为老百姓也不知道你得了啥奖。”然而对于自己的创作，他却似乎一直很较“真”，做人真实、真挚，他说，感情是真的，安于寂寞，才能真实反映社会，“心态不平衡，会看不到真东西”。法国启蒙时期著名博物学家、作家布封曾说，“风格即其人”，徐鹏飞就是这句话最好的写照。

(作者现供职于中国美术家协会艺委会工作处)



科学与神话 (漫画) 徐鹏飞作



布老虎 北京 中国美术馆藏



鱼形五毒耳枕 陕西千阳 中国美术馆藏

民间美术话端午

周 佳

农历五月初五，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。“端午”之称，最早见于晋代周处所撰《风土记》，迄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。端午节俗众多，随之产生的民间美术也极为丰富。它们以不同的材质、不同的形式，将端午节装点得五彩缤纷、热闹非凡，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可视资料。

全生避毒

端午在仲夏时节，气温骤升，百虫始动，疫病容易滋生。早在战国时期，人们即把五月视为“恶月”，而五月初五则是“恶上加恶”。面对时气变化带来的难题，古人发明出各种方式来克服它。除蓄采本草、沐浴兰汤、饮雄黄酒外，将五色丝、香包佩戴在儿童胸前的做法在民间颇为流行。五色丝又叫“长命缕”“续命缕”，从东汉应劭所著《风俗通义》的记述中可得知，早在汉代，人们便在端午节以“五色丝缠臂”，以避除兵鬼、病瘟。五色为青、赤、白、黑、黄，分别象征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五个方位。宋代，人们将五色丝编缀成方形饰物佩戴在胸前。历代相因，不断充实变化。香包与五色丝的功用相似。旧时，人们用绸缎或棉布制成各种精巧玲珑的小香包，装上香茅、甘草、丁香、柴胡、苍术、冰片、香樟，甚至是檀香、牛黄、朱砂等名贵药材，既能驱病散毒，又为孩子们增添了如意的玩物，玩耍起来小巧玲珑，周身香爽。

甘肃庆阳的香包历史悠久，品类繁多，其中以“螃蟹”香包最具特色。当地人将螃蟹视为毒物，在螃蟹身上缀以蝎子、蜈蚣、蛇、壁虎、蜘蛛等五种毒虫，用以毒攻毒的方式防御毒害。避五毒是端午节的重要内容。“五毒”的形象，自汉代便已出现。宋人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卷三中记载，宋代宫廷中“插食盘架，设天师、艾虎，意思山子数十座，五色蒲丝、百草霜，以大合三层，饰以珠翠、葵、榴、艾花、蜈蚣、蛇、蝎、蜥蜴等，谓之‘毒虫’。”实际上，夏季的毒虫不计其数，“五”只是个虚数。人们将五毒的形象绣制在香包或儿童衣物之上，既是为了避免毒虫侵害，也有让小儿辨识毒虫的科普作用。

宋以降，“五毒文化”在民间愈加广泛，人们将端午节避除毒邪的需求与张天师镇妖除祟的法力结合起来，张贴“天师符”以降五毒的风俗也随之盛行。时至今日，民间还流传有这样一首歌谣：“五月五日无，天师骑艾虎，五毒化灰尘，妖邪归地府。”

在民间，老虎也具有镇克“五毒”的本领。清人吕种玉在《言鲚·谷雨五毒》中写道：“古者，青齐风俗，于谷雨日画五毒符，图蝎子、蜈蚣、蛇、蜂、蚁之状，各画一针刺，宣布家户贴之，以禳毒。”由此可知，最早的五毒用于谷雨时节，后来延伸为端午节习俗。虎镇五毒的意义在于，以老虎的正面力量，将各种妨害健康的祸疫予以歼灭。

然而，用老虎降服几条毒虫，实在有些大材小用。故而，民间创作出大量的“鸡吃五毒”的作品。江苏苏

州桃花坞年画中就有一幅表现鸡食五毒的《西洋斗鸡图》。黄河流域的剪纸作品中，大多将五毒简化为其中毒性最强、最值得警惕的蝎子。陕西安塞的剪纸能手曹佃祥就曾创作过一幅《鸡吃蝎子》的剪纸。美丽壮硕的雄鸡啄住蝎子欲以吞掉，既贴近生活实际，又符合人们避除毒害的心里。

以虎镇邪

在端午节俗中，虎的形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它以勇猛、强健的身姿，震慑、庇护的效力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早在先秦时期，老虎“性食鬼魅”的说法便在民间盛行。《山海经》中叙述，度朔山上有两位神仙神荼、郁垒，镇守万鬼之门，凡遇恶鬼出入，便用苇索捆绑送去喂虎。在人们的心目中，猛兽成为了人们防御凶邪的“守护神”。千百年来，这种观念左右着人们的民间美术创作活动，使得老虎成为民间剪纸、刺绣、年画、泥塑等品类中的重要题材。

艾草是生长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一种植物，其茎叶具有异香，能驱蚊虫，清瘴气。端午时节，人们常将艾草悬挂在门旁，或扎制成虎形，谓之“艾虎”，以避邪祟。而今，我们能够见到的端午艾虎，多为剪纸和布制玩具。农村妇女剪制的艾虎剪纸，常常配有艾叶、花草、蒲剑和葫芦形象。

除艾虎外，布老虎是端午节最为盛行的儿童玩具。人们借助虎威吓鬼魅，护佑儿孙，同时希望自己的后代具有虎的精神与形象，虎头虎脑、虎虎生威。北京地区的布老虎以黄布做底，用黑墨以寥寥数笔勾勒出老虎身上的花纹，耳朵和尾巴上还装饰有白色的绒毛，既突出了布老虎的憨厚可爱，又不失“兽中之王”的气魄。陕西洛川的布老虎头部硕大，獠牙上翘，颇似战国时期的镇墓兽。在黄河流域，形态各异的虎枕也是端午节不可或缺的用物。虎枕有单头虎、双头虎、虎头鱼尾等多种，造型比布老虎更加简洁、概括。

竞渡健体

自古以来，伴随端午节所产生的竞渡活动十分丰富，如拔河、斗力、决射、龙舟、打石头仗等。竞渡期间，参赛者斗志昂扬，观者精神振奋，人们无不沉浸在激昂欢乐的气氛中。

在众多端午竞渡活动中，龙舟竞渡无疑是最为普遍的一种。竞渡的习俗相传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有关。《荆楚岁时记》中有：“五月五日竞渡，俗为屈原投汨罗日。伤其死，故并命舟楫以拯之。”然而此书又说：“邯郸淳曹娥碑云，五月五日时，迎伍君逆涛而上，为水所淹；斯又东吴之俗，事在子胥，不关屈平也。”由此可见，拯救屈原、伍子胥的说法不一定可靠。从广西贵港汉墓出土的铜鼓纹样上看，早在西汉时期，中国南方地区就已经有龙舟赛事了。传闻虽虚，通过龙舟竞渡达到强健体魄的功效却是实实在在的。

作品描摹时代“风华”

张楚杭

详着墙上的作品。

山东美术馆A1展厅，“风华——山东美术馆馆藏第十三届全国美展精品展”展览现场，偶然造访的游客拍照留念，年轻的学子细细钻研，资历深厚的前辈分享观点，更多的是沉默的观者，在一幅幅作品前驻足流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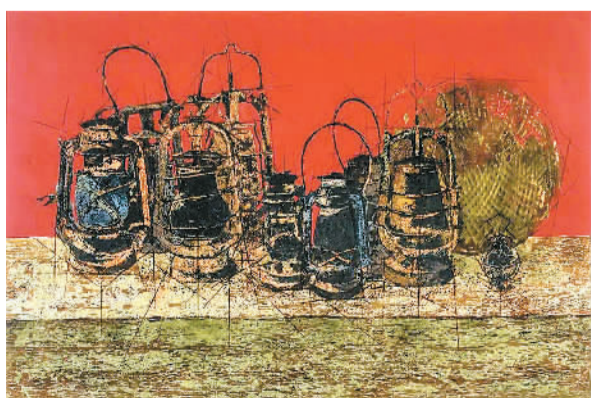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中国画作品展2019年在山东美术馆展出的盛况犹在眼前，为充分发挥国展余热，山东美术馆自参展作品中选择最有代表性和创新性的作品进行收藏，推出“风华”馆藏展，着重展出未曾在山东公开展示过的第十三届全国美展油画、版画、雕塑、综合材料、水彩、粉画、漆画、陶艺、动漫、插画、漫画、连环画、实验艺术作品。

“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中国画作品展在山东美术馆展出时，我们就曾特地前来欣赏学习过，本次馆藏展更是一次难得的美育机会，国展作品一流的创作水准，加上丰富的艺术门类，在观展的过程中不断给人以新鲜的视觉冲击。”一位观众在观展后留言。

“风华”，不仅展现技艺出众的艺术作品，更要凸显时代和人民的的风采。从全国美展可以看出，那些最终脱颖而出的作品，往往是真正理解时代、反映时代的艺术创作。“风华”馆藏展所选送的作品，是其中遴选而出的佼佼者，从艺术家各自的角度和方式出发，进行艺术语言的融合与拓展。

记录工作者为“五保”老人剃头的《暖阳》传递温度；刻画马灯这一红色象征的《永恒的记忆》致敬历史；《印·记》以指纹和键盘两种元素重叠在水墨宣纸上，造就文明的过去与现在交叠的观感；《潮起》里奔涌不息的海浪，正在记录和纪念这个伟大时代永立潮头的奋斗者……作品里既有对国家重器的浓墨重彩，也有对市井生活的娓娓道来。

时代充满了生命力与希望，正是你我共同的“风华”。经过疫情的考验，人们对生命和生活都有了新的理解和认知。这些充满正能量的作品，给人们带来了精神的鼓舞、灵魂的洗礼和一往无前的勇气。



永恒的记忆 (漆画) 袁建康作

日前，“风华——山东美术馆馆藏第十三届全国美展精品展”正在山东美术馆展出。国展余热点燃炎炎盛夏，64件(套)作品讲述时代故事的风采华章。

“不久前，我在山东美术馆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展览推送的详情。孩子们疫情期间在家里上了很久的网课，带他们到艺术现场观摩优秀作品，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。”一位名叫大山山的青年美术教育工作者说。此时，她正带领一群“小画家”在展厅中摊开画板，认真地端